



蔣慰堂先生的宗教信仰生活

龔士榮

蔣慰堂（復聰）先生出身書香之家，幼讀古聖賢書，後入北京大學就讀，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故都各校學生遊行示威，先生亦參與其事；後曾執教於清華大學，又從梁啟超先生遊，開始了先生一生的圖書館生涯。先生自稱「我的青年期……心目中總把公教（天主教）認為洋教，潛伏著一種仇恨的心理」。民國四十一年，先生突然皈依天主教，且信教篤誠，無怪有許多朋友向先生探詢：「為什麼信天主教？」為答覆這些朋友，先生謙虛的說：「仰賴天主的庇佑，寫了幾篇文章，譯了幾段經文，來訴說我的信仰。」四十七年六月，應光啟出版社之請，彙集所撰闡釋天主教義的論文九篇、贊訟四篇及翻譯天主教經典七章，署曰《訴信錄》，交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嚴文郁教授在他所寫〈蔣復聰的宗教思想與辦事精神〉一文中說：「在此期間，蔣先生的人生觀及生活方式起了很大變化，即是皈依天主教。」本文擬就先生的信仰歷程及在生活中的影響，試略述其梗概。

一、與天主教的接觸

先生在《訴信錄——生活中的體會》一段文章中，說：

「我生於浙江海寧縣的硤石鎮。離硤石鎮約有五里之遠的一個村，名為車輻濱……我在五歲

時，隨同先母去過一次，至今常依稀記得。在這個村裡，天主教會建築有宏偉的教堂、修院、醫院、育嬰堂、養老院等……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聖教會，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覺得幽靜明潔，與我們所居的鄉鎮，大不相同。我於一九三〇年赴德留學，在歐洲看了許多有名的教堂，增加了歷史的認識及藝術的欣賞。從藝術方面看，則教堂是集繪畫及雕刻的七成，完美地表現在教堂的建築，教堂是西洋藝術的代表作品……從歷史方面看，則中世紀是天主教的世紀，她保存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融會貫通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她又孕育了近世紀文化，承上啟下，產生了近世紀的西洋文化，所以要瞭解西洋文化，非瞭解西洋文化的背景天主教不可；我在歐洲觀察的結果，引起了我對天主教會的注意。回國後，我因建築中央圖書館館廈，向天主教商洽了一塊屬於教會的基地，因而認識了于斌總主教，更因而認識了天主教會的組織與制度。」

二、皈依天主教

慰堂先生對天主教的認識，在抗戰前就已經有了，為何遲遲到民國四十一年十月才受洗奉教呢？《訴信錄》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慰堂先生說：「我蒙天主聖寵，領洗已有五年了。」是天主的聖寵使先生領洗的。天主的聖寵如何逐步帶領先生進入了信仰之門，似也有跡可循的。

民國三十八年，先生應聯教組織的邀請，赴歐洲研究圖書館事業，先後考察法、英、丹麥、西德、瑞士，歷時半載，並奉教育部令，代表我國出席巴黎聯教會議；十月先生自巴黎東裝返國，時廣州已陷，中央圖書館亦已裁併，遂暫居香港，以教書為生。四十年五月，先生應臺灣大學之請，

自港來台，講授國文。

在〈聖女小德蘭傳教區主保彌撒致辭〉一文中，先生說：

「我如何認識龔士榮神父呢？這實在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與龔神父同在台大法學院教書，下課後有雨，我忘了帶雨具，他幫忙我叫車，我為他熱心的愛德所感動，因此認識而聽道；他叫我先看《一朵小白花》，也許是聖寵到了，我迫不及待要領洗，領完洗，然後聽道。我的親戚本家，凡經我介紹的，都由龔神父講道付洗，到今天我還到華山堂望彌撒，聽龔神父講道。」

以上是先生所記和筆者相識而聽道的經過；筆者當時送他一本《一朵小白花》，是聖女小德蘭的自傳，也送他一本《要理問答》，內有教義、教規、聖事、祈禱等扼要的說明；並介紹他看《天主教精義》一書，他很快的都看完了，當然還有一本吳經熊先生所譯的新經（約）全集。筆者覺得應有不少問題尚須討論，先生告誡如其所說，要求「領完洗，然後聽道」。於是決定於先生所欽敬的聖女小德蘭慶日，即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日，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二段五十號聖家堂舉行洗禮，洗名保祿，並由肥料公司總經理、先生的留德同學湯元吉博士擔任代父；翌年十月十四日領受堅振聖事。

三、信教後的宗教生活

先生領洗後，曾賦詩誌感。詩曰：

回生上藥沐春和
了悟人天瘥宿痾
目極浮雲移疊嶂
心澄碧水止層波
神宮葆衛三仇害
卸路追承十字磨
枝接葡萄豈易事
歸榮稱頌感恩多

先生在此詩的自注中說，領洗後，「心地光明，歸向天主，於是浮雲悉去，疊嶂盡除……煩惱之侵擾悉停……一切皆歸榮天主而稱頌焉」。

先生有何疊嶂、有何煩惱，筆者曾注意到先生領洗前常愁眉深鎖，似有重重心事壓身，但未便向先生詢問，先生也從未和筆者談過；直到先生逝世後，在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上，讀到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教授所寫的〈蔣復璁以館為家五十年〉的一篇文章後，才略知其一二。

先生受洗後，真如年表所脫：「信教篤誠，每日黎明即起，赴教堂望彌撒，風雨無阻，習以為常。」因為台大單身宿舍（在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二三〇巷八號）離聖家天主堂不遠，先生每天去望早晨六點鐘的彌撒。有一次冬天，天色未明，先生又匆匆趕去望彌撒，途中不慎跌了一跤，頭部受傷，先生還是負傷望完了彌撒，才去看醫生，其虔誠可見。他有時去蓬萊新村望彌撒，耕莘文教

院成立後，就到文教院輔祭。先生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因路途較遠，乃於主日（星期天）從外雙溪公館驅車前來華山天主堂（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參加筆者主持的八點鐘彌撒，朗誦經文，高聲歌唱，至為感人；除因病或有要事外，從不缺席，直到最後。彌撒畢，先生輒邀筆者和幾位教友，往附近初期十分簡陋的豆漿店吃燒餅油條，有說有笑的談談家常，但從不批評人。先生也絕未以院長之尊，而略現有放下身段或擺架子的神情，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那麼親切，只知道大家都是天主的兒女，因此備感溫馨。所以在教友們的心目中，先生真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長者，謙卑忠厚的教友典範，都由衷的敬愛著先生。

四、宗教生活的體驗

先生的信教，不只在形式上行禮如儀，更在心靈和生活上有甚深的感受和改變。如他寫：

「中庸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我們望彌撒，就有這種感覺，天主就在目前。其實我們靜思祈禱，天主也在上面，聽我們的祈禱。」「我從生活中體會到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天主！我一生的遭遇，都在天主聖寵養育之中，我的榮譽歡樂，固是天主的賞賜；就是我所感受的痛苦，未嘗不是天主的懲戒，要成全我這腐朽不才之人。」

「我又能體會到聖葆樂所致格林多人書二說：『爾曹詎不知基督實於爾心中乎？』天主居我心中，因此我體會到朱子所不能明悉以言的『慎獨』，在天主教教義中得到瞭解，豁然明朗，使我思言行動，不敢不敬，不敢不慎。然而三仇為害，自訟改過，每有不建，實有賴於天主教的

告解，然後心安理得。因為我有天主及天主居我心中的體會，所以不敢不信。」

按先生也時行告解，「三仇」指魔、欲、俗三方面的誘惑。

四十三年八月，教育部命令先生籌備恢復國立中央圖書館，但缺乏經費；先生說：

「我抱定宗旨，與過去一樣，再事苦幹。但是我的心情，則與過去不同。從前我憑一個人的毅力去幹，其實天主已經幫忙了，照我現在的體會。現在我是天主教徒，我有天主可以依靠，我可以向他祈禱。從四十九年起五十五年……可靠的經費只有一百六十萬，但我造了三百萬的房子，最困難的時候，只有每天看天亮，立刻起身到堂裡去望彌撒，向天主祈禱，一草一木是天主假我手造的。我是天主的工人。我的工作愈是順利，我愈感到渺小，沒有天主，我什麼也不能做。」

嚴文郁在上述的文章裡也寫道：

「中央圖書館初復館時，房屋和經費皆受限制，蔣先生信心十足，勇往直前。他認為：『在事業上則困難重重，弟抱定主張，從早到晚，稍有精力，盡量消耗，到晚一睡，明日再幹，不去問時間，亦不去問有多少能力，做了再說。總之，百事艱難，中國圖書館事業真一可憐之事業也。弟虛度五十餘年，今始知宗教對人生關係。』在最艱苦的時候，他不灰心，仍覺神在支持他，所以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使他奮鬥下去。」

先生又說：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我接受了政府第二個使命，擔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與辦中央圖書館是大大不同……規模大、經費多、人員多，幫忙也多……十八年來，國內外聲譽甚好，都是

我長官的指示和同事的幫忙，我都歸功於天主的恩典，使無能的我能夠做事。」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四日，先生輕度中風，送進榮民總醫院，做物理治療。先生說：
「人說養病先需養心，心有主宰，依靠天主……我除祈禱外，絲毫不急……這次大病承榮
總醫生悉心治療……聖教會各位……為我祈禱，送聖體，蒙天主大恩，才見痊癒。我無
法說明我內心的感謝與不安……我決定退休……蒙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頒給二等景星勳
章……我何德何能，如何敢當，這都是天主的聖寵，我再不能說什麼了。」

五、思想上的新了解

先生在《訴信錄》中說：

「吾的信公教，可說是在我思想的一個徹底的瞭解，也是一個中國人的徹底瞭解。」
試就先生的「徹底了解」，略述其一二。

(一)「相信天主在一切之內，中國的文化，西洋的文化，真理惟一，沒有不同源的。」

(二)「基督教義實與儒家學說相互發明並不相背，意天主微言大義早已垂憲於中國思想之中……
其實相合相同者多矣，特吾人未覺察之耳。如『天人合一』乃中國之基本思想，及『與天主契合』
之天主教教義有何不同？耶穌言『愛』與孔子言『仁』，宛若出諸一口。蓋中西思想均以人本於天，
故一視同仁，和平樂處。」（致海滌凡先生函）

(三)「文化必有其體，體立而後用備。清末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成過去；即

全盤西化，僅著眼於人生實用，所謂形不器末之學，不能上達於道，有何用哉？探源尋委，則西方
文化實以基督教為其體，為其骨幹，故吾人欲追步西方，則捨此大道莫由。」

(四)「天主教教義實是系統化的中國思想，最完善的天道觀念：中國人要聞孔子不言的『性與天
道』，及要知道莊子所謂『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所以『反本歸宗』、『忘
羊歸棧』，中國人因固有文化的『天道觀念』的認識而信仰天主，這是天主教最可樂觀的展望。」

(五)人們在痛苦的時候，要以苦為樂，得到心靈上的平安，這是非求諸基督不可。

(六)天主教的彌撒，是教會祈禱的中心，也是教友生活的中心。教友受洗入教之後，他生活的對
象是天主，一切都為了天主，與天主結合，於是中國所謂「天人合一」，「與天地合其德」。彌撒
是教友與替耶穌行聖祭的神父一起祈禱、一起奉獻，最後一起領聖體，與耶穌最親密的結合。本來
「祭者際也」，祭祀原是人神的交際，與天主教的彌撒，在意義上是相同的。

(七)各民族本於天命，而自然崇拜，凡所記載，皆不知不覺的流露，與天主教思想適相符合。耶
穌降世救贖，親自建立聖而公教會，補充自然信仰的不足而給以新的啟示；所以公教是上承天主之
命。要「遍歷寰宇，宣傳福音於普天生靈」。這就是中國古籍中含有天主教思想的道理。總而言之，
天主教不是洋教，是中國的天主教，是世界的公教。

先生領洗後勤讀聖經，參閱教義著作，因以用天主教教義來詮釋中國古籍。從而獲得新的瞭
解，或如先生所說的「徹底了解」尚多。其見諸文字者，大都收錄在《珍帚齋文集》卷四中，不再
贅述。

六、譯經

先生給嚴文郁先生的信中有「天主教經文譯過七、八種，作為練習」。這是幾篇教友常誦的經文。先生由原譯文言文改譯成韻文，以便教友易於背誦詠唱，這此譯作都收錄在《文集》卷四中。在譯經過程中有時為了一個字或一小句，和筆者討論了多日；如天主經（主禱文）的最後一句，原譯是「乃救我於凶惡」，為了押韻，改譯成「救我出沉淪」。「凶惡」與「沉淪」間，總覺不甚妥切；因一時想不出更好的字句，先生引孔子「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笑著把它保留了下來！

先生以後也和吳經熊先生曾一度參加中國主教團的譯經委員會，也寫過一篇〈中國譯經事業〉的文章，收錄在《珍帚齋文集》卷四中，有精闢的見解，誠摯的建議。

七、傳教

在〈青年的傳教工作〉一篇文章中，先生說：

「諸位雖然受洗得救，但是教友是有傳教責任的……我們受洗之後，是天主的義子，子繼父業，這是當然的事……耶穌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在聖殿講道，我們既然與基督同為天主的繼承人，又是基督之徒，自然應當效法基督同為天主的繼承人，又是基督之徒，自然應當效法基督講道，自然有宣傳福音的責任。聖葆樂致提多書說：『務望訓人以正，納諸軌物。』孔子在《論

語》裡也說：『人能弘道。』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講推愛，仁民愛物，由近及遠，人是應當推己及人，有弘道之責的。」

教友既有傳教責任，青年教友當然不能例外……青年雖非兒童，究竟入世未深，無多惡習，比成年人純潔得多；純潔的人傳布福音，不是很適宜的嗎？

先生又指出傳教的方法說：

「如果要傳教，不能沒有方法，方法極簡單，從前人說，教育要以身教，教者要以身作則。傳教也是如此，要以身傳，青年傳教第一要能以身作則，如敦品勵學，博得人們的敬佩，自然容易傳教，否則人是不會信的。總之，要身體力行，不要說空話。」

嚴文郁教授在上述的文章中說：

「蔣先生不僅信教，而且傳教。他對朋友和學生，一有機會即傳播福音。我雖聞道在先，但熱忱不如。他嘗勸我說：『兄學養與品德與基督之真諦相合，故不必以少做宗教工作為嫌也。如日事宗教工作，而行為與之相悖，誠如聖經言『有何益耶』。中國文化及基督教義完全相同，此即救世界、救人類之寶物……兄信仰基督教，與天主教不同，但同一主、同一信仰、同一洗禮。今日教宗號召一切基督教徒聯合，則吾等因同道也。』這不是隨處皆在傳教麼？」

先生心儀徐光啟文定公，曾寫了一篇〈徐文定公對公教的貢獻〉的文章，文章中說，「文定的傳教工作，先從家庭開始」，先生信教後便勸在臺灣的親戚本家聽道領洗，又勸中央圖書館的同仁們能聽道，因而有不少領洗入教的；在和相識談話中，如有機會總勸他們去聽聽道，和友好書信往還中，也時常向他們傳教，如嚴文郁先生所記的便是一例。

八、護教

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自由中國並沒有真正的「教難」，但先生說：「吾們中國人有很大的困難，尤其是讀書人，為什麼呢？第一、在西洋新教育思想傳入中國後，認為宗教信仰是不科學，是迷信，所以一般和知識分子都不談宗教，對宗教信仰是一大打擊……（其次）近代哲學家，反對宗教信仰的人，都反對啟示。……還有中國人總以為吾們的孔孟之道是國家民族的正統文化，足以修身，無須宗教，更不需要洋教的天主教……。」先生引經據典，指出其誤解所有，尤其為天主教絕非洋教而辯護。教會方面如有困難，有求諸先生，先生必各處奔走，全力以赴。

九、結論

以上是筆者就慰堂先生的宗教生活所做的簡單報告；由於他的信仰虔誠，努力宗教工作，蒙羅馬教廷錫封為聖額我略騎士。他洗名保祿，常以徐保祿光啟文定公為典範，他說：「徐文定公因有堅強的信德，才能毅然信教，更能以與人為善的精神，從事傳教，並且用大無畏的精神來護教，這是天主特別賞賜聖寵，使徐文定公在中華開教上著善行、立善表。」先生這番對文定公所說的話，無異是夫子自道。謹以此蕪文紀念慰堂先生的百歲冥誕，並祝先生在天國享永生。

（本文原載於《蔣復聰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

龔士榮（？至二〇〇二），上海徐匯神哲學院碩士、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為天主教神學教授。曾擔任台中靜宜女子英文專科學校校長、輔仁大學教授、輔仁大學校史室主任，並受聘為輔仁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敬啟者，您好：

關於本篇文章，編者蔣祖怡與編輯團隊曾嘗試尋找龔士榮神父的相關親屬，但無任何結果。感念蔣祖怡先生為紀念蔣復聰先生，加上本書出版在即，暫以本文附註聲明方式宣告，以利本書順利出版。

若有龔士榮神父的相關親屬看到本聲明，歡迎主動聯繫本出版社。

以上聲明

思行出版社

蔣祖怡

祖怡